



古诗中的清明

□张前

“人间四月芳菲始，又是一年清明时。”古往今来，每逢清明节，众多文人雅士或追思古人、哀思满怀，或出游踏青，流连于湖光山色之间，留下了许多情真意切、余韵悠长的不朽诗词。如今，在清明来临之际，朋友们不妨“走”近古人，去感受一下那些经典诗词的悲喜情怀。

清明节，作为一个有着上千年历史的中华民族传统节日，不仅有着祭奠祖先、缅怀先人的传统，更蕴含着春和景明、春意盎然之意。

“清明时节雨纷纷，路上行人欲断魂。借问酒家何处有，牧童遥指杏花村。”唐代诗人杜牧的《清明》，既描绘出一幅淳朴的乡村风俗画，又描写了清明节祭拜扫墓和追思先人的场景，读来让人愁肠寸断，心生惻然。

“南北山头多墓田，清明祭扫各纷然。纸灰飞作白蝴蝶，泪血染成红杜鹃。”宋代诗人高翥的《清

明》比起杜牧的《清明》也毫不逊色，但这首诗更侧重扫墓祭祖的情景和悲痛，古人郊野扫墓、悼念亡人的场面历历在目，令人凄然。

“乌啼鹊噪昏乔木，清明寒食谁家哭。风吹旷野纸钱飞，古墓累累春草绿。棠梨花映白杨树，尽是死生离别处。冥冥重泉哭不闻，萧萧暮雨人归去。”白居易的《寒食野望吟》写的也是清明时节扫墓祭祀，缅怀先人，追悼亡灵的情景。每逢清明时节，一些漂泊异乡的诗人墨客，思乡之情油然而生。

阳春三月，杨柳依依，百花竞艳，正是赏花踏青的好时节，诗人到山野郊外踏青，自然会欣赏这明媚的春光。因此，清明节又称“踏青节”，清明古诗更少不了蕴含气清景明、春意盎然、慎终追远之意。

“南国春半踏春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”，这是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的

欧阳修笔下的清明节，和风、马鸣、青梅、柳叶……南国的清明风光被这位大文豪演绎得潇洒俏丽。

“洛浦林塘春暮时，暂同游赏莫相违。风光不要人传语，一任花前尽醉归。”这是宋朝诗人文彦博《清明后同秦帅端明会饮李氏园池》中的诗句，描写了人们在清明赏花的愉快心情。

“梨花风起正清明，游子寻春半出城。日暮笙歌收拾去，万株杨柳属流莺。”宋代吴惟信的《苏堤清明即事》文情并茂地展现了一幅生动迷人的游春画卷，西湖堤岸，春风拂面，杨柳依依，梨花一枝春带雨，惹得游人不忍归，呈现在眼前的不正是一派自然天成的和谐春光图吗？

古诗里的清明，就是这样意象万千，意味悠长。但无论是哀思悠悠，悲情渺渺，还是烟雨蒙蒙，花红柳绿，它带给我们的的是一个民族的精神慰藉和文化的代代传承。

清明印象

□管淑平

清明，是一幅淋漓的水墨，仿佛是从意蕴悠长的唐诗中走来，还沐浴着一场淅淅沥沥的润如酥的天街小雨。

停下匆忙的脚步，顺着牧童手指的方向，隐隐看过去，清明，俨然一幅淡淡的水墨画，简约而绵长，悄悄地印在眼眸，印在心上。

春天的“小精灵们”，还没有恣意地飞出来。也许，它们还沉浸在冬日那长长的梦中，不愿醒来；也许，它们已经醒了，只是，眼角还有几分睡意，连思绪也是懒懒的。万物的格调以一种缓慢的方式呈现。浅浅的雾气，朦胧的树影，就连身边的风也带着清爽的气息，倘若再仔细一点，还能嗅到几分泥土的味道。

春雨过后，并没有望见太阳的影子。然而，宅了一冬的心境，随着春天悄悄的开始也已经渐渐地变得明媚起来。没有忧郁，也没有急促，走出门去，也只是为了赶赴一场春之约定。

我几乎要醉在这样明快的春天里了！

恬静的乡村、悠长的小巷、窄窄的小径，都能勾起心中的遐想。一簇簇浅绿色的小草，悠悠地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中；一条鹅黄色的柳条，宛如美人的眉，苗条、柔软；一湾湾轻轻流淌着的溪水，哼唱起了悠悠的乡村小调，从西边远远的村落，一路欢快地奔向了东边低洼的小谷里。近处，“手挽手”的篱笆还在塑造着甜甜的梦，土里的小菜苗，正在静静地生长。老牛、白羊、摇晃着身子的鹅、趴在木板凳上的猫，显得悠闲十足。

我几乎要醉在这样明媚的季节里了！

清明，这两个字，多么美。清，如同一汪汪流淌着的清水，如同小家里熟悉而亲切的菜肴味道，如同一树花草一路香，如同邻家玩伴儿那灿烂的脸庞，没有一丝忧伤；明，是一轮明亮的月，是一缕柔美的光晕，是明媚的书卷温馨的香，是斜月倚小窗，身心俱明朗。

我几乎要醉在这样鲜活的时间里了！

天空，是广阔无垠的，还能望见雁群拍打着翅膀悠然飞过的身影；屋檐角，是一方小小的燕窝，欢快的燕鸣从巢中飘了出来，像是一支清丽的曲子，为这样的节气，为这样的春天锦上添花。

清明，悄悄地来到了人们的身边，春天，也渐渐苏醒过来。就让我们，在这个季节，在这样的时间里，种下一个美好的愿，努力着，也幸福着。

春天话榆钱

□李永斌

榆钱，外圆内方，边薄中厚，酷似古钱币，故名一个“钱”字，“榆钱”谐音“余钱”，给人一种既“高大上”，又非吃不可的错觉，好像吃了手头就有余钱，不吃早晚顺着裤兜漏财。

然而榆钱确实有治病效果，据药书记载，常食榆钱有健脾安神、杀虫消肿的作用，主治失眠、食欲不振、小便不利、小儿疳热羸瘦等病症，简直就是植物界的“孙思邈”，草木圈里的“李时珍”。

榆树树干高可达25米，喜阳光，耐寒、耐旱、耐贫瘠，适应性超强，基本不择土壤，抗风保土，生长快，寿命长。榆树的树冠呈卵圆形或圆形，树干直且挺，树皮皴裂、粗糙，让人联想到东施的貌、钟无艳的颜，或是马皇后的大脚，可细琢磨又不恰当，总之无法形容它的丑。然而，它的名字却又掩盖了它的不足，就如杨贵妃让唐朝百姓生生改变了审美观，以胖为美。

榆钱貌似高贵，却是为名所累，在历史长河中也不过充当穷人饥寒交迫时的代替粮，混合着糠糠草芥，填裹干瘪的空腹而已。宋代

大文学家欧阳修有诗曰：“杯盘粉粥春光冷，池馆榆钱夜雨新。”这是大诗人吃罢榆钱粥后的由衷感慨，他吃的粥加工细致，调料齐全，工夫下尽，自然吃出了意境，吃出了美味，吃出了润滑香甜堆砌出的优美诗句。而穷人含着泪狼吞虎咽着人间最幸福，又最难以进食的人间苦味时，应该另有一番意境在心头，大抵是没那闲工夫吟诗唱曲的。

《本草纲目》中李时珍提到《尔雅》中记载：“榆皮荒岁农人食之以当粮，不损人。”“嘉佑年间，过丰，沛，人缺食，乡民多食此。”

榆树是只管付出，不求回报，它在民族危亡，百姓行将饿死的紧急时刻“挺身而出”，输送维持生命的最后一线生机，就像无数中华儿女爱国人士一样，付出完便退隐去，恢复原状，默默坚守自己的阵地，好像什么都没有发生过。

榆钱没有牡丹的雍容华贵，没有栀子花沁人心脾的花香四溢；没有五针松的端庄名贵，也没有罗汉松的苍劲雄厚；没有石榴树多子多福的美好寓意，也没有山里红夺人眼球的灿烂外衣；没有黄花岗、紫

檀木那样让人趋之若鹜的金贵，也没有君子兰苛求生存环境的脾气。

我刚开始不喜欢榆树，认为此树貌不惊人，不值一提，再见到榆树时，只见它的树皮被虫蛀咬，树叶也耷拉下来，然而却依然傲然挺立，不畏风寒，散发着勃勃生机，顿时激起满腔斗志。

榆钱见证过贫穷的窘迫，也见证过烽火连天的炮火；榆钱见证过和平时期的锦衣玉食，也见证过战争时期的血流成河；榆钱见证过民族郁郁不得志时的外族压迫，榆钱也见证过国富民强屹立东方的气魄。

如今生活富足，人们已经不再需要榆钱了。满大街都是名贵的观赏树木，不会给丑陋的榆树留一席之地，榆树慢慢消失在了人们的视野中，就像濒临灭亡的珍稀野生动物一样，有朝一日也可能消失在这个美丽的地球上。如果榆树能有思想，会讲人语，我想它会说：“假如和平抛弃我，战争苦难召唤我的话，我宁愿不要再回来，让我化作一把齏粉，在秋季，一起随风而去，就像我从来都没有来过。”